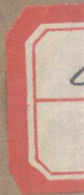


星花

8P1.7
64



星 花

拉甫列涅夫著
曹增華譯

當大齊山巔峯上的晨天，發出藍玉一般的曙色的時候，當淡玫瑰色的晨曦，在藍玉般的天上浮動的時候，齊山就成了黑藍色的分明的巍巍的兀立到天猶統般的靜寂的深谷上。

陣陣的冷冷的寒風，在花園的帶着灰色葎薔的瘦枝上，在牆頭上的帶着灰塵的荒草上，在澗澗的冰冷的紅石河床的齊山上吹着。

龍吟虎嘯的寒風，掃過那一搖三擺的木橋，撞擊到茶社的低矮的院牆上。

白楊也抖擻着，欄干上搭的花地氈的簾子，也被吹了起來，帶着黑綠糾纏的茶社主人石馬梅，跳開了吃辣椒吃成了的爛眼。

將帶着鐵皮長着毛的胸前的破袍子緊緊的掩了掩。由袍子的破縫裡露着爛棉絮。

用鐵火簪子把爐子裡將息的炭火撥了撥。

黎明前的寒風，分外的刺骨而惡意了。阿拉部（註一）送來這一陣的寒風，使那些老骨頭們覺得那在齊山巔峯上居住的死神將近了。

但阿拉部總是慈悲的，當他還沒有發出那冰寒的嚴威的時候，山脊上的白雪，已經閃出了一片光輝，山脊上已經燃起了一輪莊嚴的血日。

雄雞高鳴着，薄霧在深谷的清泉上浮動着。

（註一）阿拉部爲亞拉伯人稱上帝之名號。

2
已經是殘冬臘盡的時候了。

石馬梅兩朝太陽，坐到小地氈上深深的拜着，乾瘦的白唇在微動着，念着經。

「梅吉喀！」

「幹嗎？」

「把馬鞍子披上！弄草料去！」

「馬上就去！」

梅吉喀打着呵欠，由一間小屋裏出來。

戴着壓平了的軍帽，灰色的襟髮，由軍帽下露出來，垂到那晒得漆黑的臉上。

他的眼睛閃着德尼浦江上春潮一般的光輝，他的嘴唇是豐滿的，外套緊緊的靠到他那健壯的花崗石般的脊背上，把外套後邊的衣縫都撐開來。

梅吉喀眯縫着眼睛去到拴馬場裏吃得飽騰騰的馬跟前。

他現在二十三歲，是白寺附近的人，都叫他戴梅陀，李德文。

在家的時候，老媽子們都這樣稱他，有時稱梅陀羅，在晚會上的時候，一般姑娘們也都是這樣稱呼他。

兩年來他已經把梅陀羅這名字忘掉了，現在都叫他的官名：騎兵九團二連紅軍士兵李德文。

現在環繞他的，不是故鄉的曠野，不是遍地芳草的故鄉的沃壤，而是終年積雪的石山，順石河床奔流的山水，和默然不語，居心莫測，操着異樣語言的人民。

結束兒故鄉的山河，帶離亞的中心，四通八達的通衢，從亞力山大的鐵軍到更可伯列夫的亞普會，一半島的健兒，古今來不知多少英雄兒女，都掩埋到這熱灼的黑沙灘裏。

但是戴梅陀不想這些。

他的事情很簡單。

馬、槍、操練和有時在山上刺毆時刻悍英勇的小戰。

戴梅陀披了兩匹馬，搥了捆肚，很和愛的到馬肚子上拍着。

「呵——呵，別淘氣！……好好站着！……別動！……走的時候你再跑。」

馬統統披好了。戴梅陀騎了一匹，另一匹上騎着一位笨笨似的郭萬秋。

馬就地即飛馳起來，黃白的灰球，隨着馬蹄在鎮裡街上飛揚着。

市場裏雜貨的顏色，一直跌入到眼簾裡。今天禮拜四，是逢集的日子，四鄉來趕集的人非常的多。

雅得仁的集鎮是很大的。從人叢中擠着非常的難。

兩匹馬到這裡慢慢的走着，那五光十色的貨物，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這家舖子裡擺着地氈、綢緞、刺繡、銅器、金器、銀器、錦繡燦爛的酒白帽（註二）和柳條布的花長衫。

舖子裏邊的深處，是半明半暗的。陽光好似箭頭一般，由屋頂的縫隙裡射進來，落到那貴重的毛氈上，家中自染的毛織物，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線裡，也映着鮮血一般的紅斑。

門限上蹲着一位穿着繡花撒鞋，頭上裹着比羽毛還輕的印度綢的白頭巾，長着黑鬍子的人。刮了臉的腫脹的雙頰上發着黑青色。眼睛半睜半閉着，安靜恬淡中含着一種不可言狀的神氣。這樣的眼睛，戴梅陀無論在奧利尚，無論在白寺，無論在法門都，無論在畿輔，就是在那繁華的莫斯科也沒有見過的。

望着這樣的眼睛好像望着魔淵似的，真真有點可怕而感到不快，戴梅陀到這裏已經兩年了，但是

無論如何總是看不慣。

就是死入的眼裏，也表現着這種令俄國人不能明白的祕密。

有一次戴梅陀看見了一個巴斯馬其（註三）的頭目。

他是在山中的羊腸鳥道上被紅軍的子彈打倒的。他躺到路旁胡桃樹下的草地上，頭枕着手，袍子在隆起的胸前散開着，白牙咬着下嘴唇，睜得牛大的眼睛瞪着面前的胡桃樹根。

在他那已經腫上一層濁膜的黑睛珠上，也是帶着那樣安靜的，無所不曉的勝利的祕密。戴梅陀無論如何是不能明白這個的。

集上收攏了。

窄小的街道，蛇一般的在很高的圍牆間蜿蜒着。

誰知道是誰把牠們這樣修的呢，但是到處都是如此的，由小村鎮起，一直到汗京義斯克。馬拉坎德。好像蛇一般的到處都蜿蜒着小街道，有的向下蜿蜒着，橫斷到水渠裡，有的蟠行到山頂上，有的橫斷到牆根前，深入到圍牆裏，有的穿過了弓形的牌樓，自己也不知道蜿蜒到什麼地方去。

土圍牆好似獄牆似的永遠的死寂，空虛，無生氣。

街上沒有窗子，沒有房子，只有帶着彫刻和打木蟲蝕成花紋的深入到圍牆內的木門。回民不愛外人的眼睛。

（註二） 酒白帽原名「酒白潔耶克」形恰似中國之帽，小而淺，頂甚細，帽緣以黃白或彩色金線。

（註三） 巴斯馬其即土匪之意。

外人的眼睛都是邪惡的眼睛，堅厚的土圍牆，隔絕了外人的眼睛，保護着這三千年的安樂窩。

戴梅陀與郭萬秋懶洋洋的騎着馬在街上走着。

戴梅陀捲着煙草，吸着，噴着藍煙。

「哦，仙媽的，這些鬼地方！」

「什麼？」郭萬秋問道。

「什麼？到此地兩年了，好像鑽在墓坑裏一樣。所見的只有灰塵和圍牆！多麼熱的……」

戴梅陀默然不語，向前望着。

二個四不像的灰藍色的東西，帶着四方形的黑頂，在春光裏由圍牆的轉角處冒出來浮到路上。瞥見了騎馬的人，就緊緊的貼到牆上。

當紅軍士兵由跟前經過的時候，她完全貼到牆上去了，只有身子在隔着衣襯抖顫着，只有那巨大的，不動一動的眼裡的黑睛珠，隔着琴白特（註四）的黑網透着驚懼的火星。

戴梅陀惡狠狠的唾了一口。

「瞧見了嗎？……你看這像人形嗎？可以說，我們家裏的女人雖說不像人，但總還是女人。」

戴梅陀不能夠再明瞭的表現自己的意思，但郭萬秋同情的點着頭。「可是這是什麼呢？木頭柱子不是木頭柱子，布袋不像布袋，臉上好像監獄的鐵絲網一樣罩着，不叫人看見，你要同她說一句話，就會把她駭的屁滾尿流，立刻她的鬼男人就要拿刀子來殺你，你要跑的慢一步，你的腸子都會叫他挖了出來的。」

「不開通，」郭萬秋懶洋洋的說：「他們識字的人太少，識字的人，也不過只會寫個祈禱文。」街盡了，已經發青了的兩行楊柳中間的道路也寬曠了。

嶺頂的大齊山上的積雪，隔着這路旁的楊柳，閃着綠色、藍色、淡紅色的光輝。
路旁水渠的水澆澆的流着。

春日的小鳥，在楊柳枝上宛轉的歌唱着。

在路的轉角處，有一個草場，那裏堆着去年的苜蓿。

都下了馬，把馬拴到路旁的木椿上，就去弄乾草去了。

這裡的巨紳就是亞布杜·甘默。

雅得仁鎮上最大最富的商舖，就是亞布杜·甘默的商舖，就是戴梅陀和郭萬秋由跟前經過的時候，屋子裡邊的深處，由箭頭一般的射進的陽光，地氈上映着鮮血似的紅斑的舖子。

甘默是一個巨紳，而且是一個理地參拜者。青年的時候，同其餘的參拜者結隊去參拜聖地麥加。從那時起，頭上就裹着頭巾，作自己尊嚴的標誌。

當他回到故鄉雅得仁那天的時候，這青年參拜者的父親，請了些鄉里極負聲望的人物，去赴他那裏的宴會。

波羅飯在鍋裡烹調的響着，放着琥珀般的蒸氣，盤子裡滿裝着食品。

盤着綠黃寶石色的布哈爾的無核葡萄乾，加塔古甘和加爾孫的密團，微酸的紅玉色的石榴子，希臘的胡桃，葡萄的、胡桃的、白的、黃的、玫瑰色的蜜，透亮的香瓜，砂糖浸了的西瓜，冰糖，用彩色紙包着的莫斯科的菓子糖，盤內的苗沙爾得（註五）流着濃厚的雪白的油沫。

甘默整齊嚴肅的坐到父親的右旁的上座上，這天他親目來款待賓客，席上每個賓客敬候的飲食他

（註四）琴白特——用頭髮製的面網。

（註五）苗沙爾得——由松鼠和糖製的一種特別美食。

都吃了嗎了。

他傲然的，慢慢的在席間敘述着他的遊歷，敘述着那用土耳其玉鑲飾的教堂的圓頂，和用黃金鋪着街道的城市，敘述着美拉特谷的玫瑰園，在那裡的樹枝上歌着而有帶着青玉色尾巴的金剛鳥，在山洞裏住着的有長着翅膀的美麗的仙女。敘述着死的曠野，在那裡阿拉部的憤火散了整千整萬的異教者，到了夜裏的時候，土狼把死人的死屍抓出來拉到地獄去，而狗頭鐵身的野人襲擊着來往的旅隊。

來賓都大吃大嚼着波羅飯，拌着醬，都爭先恐後的角逐着那甘美的一鱗，但是都很注意的聽着，一點着頭，驚異的插着嘴。

「難道嗎？……阿拉部真能呵！」

不久甘默的父親就歸天了，他就成了雅得仁附近最肥沃的土地和雅得仁鎮上最富的一家商舖的所有者。

他的生活質朴而且正經。不把父親的遺產虛擲到吃喝嫖賭上，他把錢統統都積蓄着。

甘默已經訂了兩個老婆了，生得黢黑的，肉桂色的小獸，結實的好似胡桃一般，這熱烘烘的夜間的果子，正合可蘭經上所說的「最強壯的種子，落到了未曾開發的處女地裡。」

甘默的心與手，在雅得仁鎮上是鐵硬的，數百佃農和傭工，都在他那座米和棉花最豐饒的田地裏耕種着，都在他那滿枝上的果實結的壓得樹枝都着了地的菓園裡作着工。

當藍眼睛的俄國人在城裡起了革命，把沙皇推倒的時候，後來，秋天在砲火連天中，窮光蛋奪取了政權，向富而有力的人們宣戰的時候，佃農和傭工們都由甘默的田裡跑了，可怕的穿着皮短衣的，只承認自己腰裏掛的手槍匣中的東西為正義的人們，把甘默的田地奪去的時候，——他就默然的又忍受一切的不幸。

他剩下的只有花園與商舖。同這國家產過若也綽綽有餘裕的。

人生是由阿拉都支配的，如果阿拉都要奪取了他的田地——這是命該如此的。

甘默不信窮光蛋們的統治能長久的。

他不斷的同老慕拉（註六）在自己舖子裡閒坐，有一天老慕拉給他說了一個很聰明的故事。

「一個糊塗的耗子，住在帖木兒的京城裏，這耗子貓已經居心想吃牠。耗子雖然糊塗，但很敏捷而詭詐。貓子於是就反覆的思索着怎麼才能吃了牠。有一天耗子在倉庫裏把頭由洞裡往外一伸，就望見貓子坐在糧食口袋上，穿着錦繡的袍子，頭上裹着頭巾。耗子就奇怪起來。

「阿呀！」耗子說：「我敬愛的貓子，我賢慧的親姪女，你告訴我吧，你穿這一身是什麼意思呢？」貓子把鬍子聳了聳，把眼睛向天上望着。

「我現在成了齋公了，」貓子說：「馬上就到寺裡去念經呢。我已經是不能再吃肉了，你可以告訴一切的耗子，說我從今以後再不抓牠們了。」

糊塗的耗子高興瘋了，就到倉裡跳起舞來大叫着：「萬歲！萬歲！自由萬歲！」跳着躍到貓跟前。——轉瞬間——耗子的骨頭在貓嘴裡嚼的亂響着。我說——「正道人會悟開的。」

甘默悟開了。

當穿皮鈕衣的人們由城市來到此地，招集些羣衆在集市的廣場上開露天大會的時候，那激烈的，鋒利的關於鬥爭、報復和未來的幸福的言辭，激動着空氣的時候，甘默坐到舖子裡，目不轉睛的望着演說者和羣衆，臉上掛着若隱若現的微笑。

「轉瞬間……正道人會悟開的……」

山那邊就是阿富汗的君主，英國人和其他的君主幫助他些大炮、槍支、軍官。勇敢的阿富汗安長軍，在布哈爾山上招集義軍。

耗子跳着，耗子呼着：「自由萬歲！」

轉瞬間——耗子沒有了。

甘歐心平氣靜，只由那不幸的經歷，額上褶起了幾道皺紋，從此他就和家中人以多言爲戒。

肅然的由集上回來，同自己的妻們不說多餘的話；在家裏當聽見女人或孩子們有一點聲音的時候，就皺起眉頭一皺。

立時一切都寂然了。當回答妻們問安的時候，甘歐老是一句話：

「少說話！……」女人的舌頭就是路上的鐵鏈，任何風都會把牠刮響的……」

甘歐去年討了第三個老婆。

兩個都討厭了：都長老了，臉上有皺紋了，腰也變得好像彎腰一般。

鄰居賈利慕的女兒美麗亞長大了。

當她做小姑娘在集上跑的時候，甘歐就看見她那童女的面孔上兩隻圓圓的眼睛和彎彎的眉毛，有細一般的嘴和玫瑰色的雙頰。

去年春天美麗亞已經到了成熟期了，黑色的面幕已經罩到她的臉上。

這麼一來，她即刻就成了神祕的他的意中人丁。

甘歐紅發了媒人。窮而倒楣的賈利慕因爲同那得仁鎮上最富的巨紳做親，幾乎喜歡得瘋起來。提議

快的商定了聘金，美麗亞就到甘歐家裡了。

那時甘歐三十六歲，她十三歲。

夜裏主人而家丈夫的甘歐，來到那戰兢恐懼的妻面前。

美國國長久的堅壁，前用發源存的安全着地，坐臥呻吟驚醒着，被牙齒咬得青紫的肩膀。

她們不知道鐵路，在這個國裡就沒有鐵路，眼淚在他們那褶皺皺紋的雙額上滾着。或須她們是同

難苦年曉們初來到甘歐家裏做妾的時候，夜裡所受的這樣的驚變。

她們從前也是這樣的痛哭着，就這樣的被征服了。

但是沒有把美國亞征服下去。
雖然甘歐每夜都來，每夜美國亞的火熱的身子都燃燒着——但始終是堅決的狂憤的憎恨着甘歐，
但是甘歐除了他的可以用鐵指擦，可以摸，可以揉，可以按，可以壓到自己的身子底下，
發洩性慾的他的肉身子以外，什麼也不要的。

正午的時候，嚴梅陀由營房出來到街上走。

「上那去？」站在大門口的班長問他道。

「到街上去的。買兩乾乾和雙饅頭去。」

「難道你愛了財嗎？」

「昨天由塔城寄來一點錢。」

「怎麼呢，請客吧？」

「你說怎麼，班長同志。請喝茶罷。」

「呵，去吧！」

嚴梅陀口中噙着到街上去了，走過去皮囊將路上的灰塵都帶了過來。
定穩了集上的驢，就轉向甘歐的鋪子去。

除了蜜餞胡桃和葡萄乾，他還想買一頂鑲着金花的酒白帽，這帽子他久已看好了的。

「當兵當滿的時候，回到奧利衛戴著這頂子叫姑婆們瞧一瞧，真不亞於神父們戴的頭頂帽。」

釋陀說著。

甘歐好像平日一樣，坐到鋪子裏吸著煙。

釋陀走到跟前。

「好吧，掌櫃的。怎麼樣？」

甘歐慢騰騰的噴了一口煙。

「你好吧，老總。」

「你瞧，我想買一頂酒白帽。」

「你想打扮漂亮些嗎？想討老婆的嗎？」

「掌櫃的，那裏的話。在此地那能求得女人呢？難道去同老綿羊結婚嗎？」

「啊呀！這樣漂亮的老總，無論那一個美人都會跟你的。」

「好吧……你給我說合吧，現在拿帽子來瞧一瞧。」

「你想要那樣的。」

「要最好最漂亮的。」

甘歐由背後什麼地方取出一頂鑲着金線、綠線、橘色線等的布哈爾花綵的酒白帽，金線閃出的光輝，把戴梅陀眼睛都映花了。

「頂呱呱的。」甘歐說着，幾乎笑了出來。

戴梅陀把酒白帽嵌到額上，由衣兜裡掏出一個嵌鏡片照看。得意而驕傲的微笑著。

「真漂亮！活像一個土腰頭！」

廿歐點着頭。

「唔，掌櫃的，你說吧，多少錢？說老實價。」

「兩萬五千盧布，」廿歐回答着，皺着鬍子。

「你說真的話？……兩萬五。一萬盧布，再多了不出。」

廿歐把手一伸，由戴梅陀頭上把酒白帽取過來，默然的放到背後的貨架上。

「你老實說要多少錢？你這鬼傢伙。」戴梅陀氣起來。

「我已經說過了。」

「你說了哪！……你說那算瞎扯，給你二萬三，別再想多要。」

「一萬三，你還的太少了。亞布杜，廿歐有老婆，要吃飯呢……」

「吃，誰都要吃呢，」戴梅陀帶着戲謔的口氣說：「你想要多少錢，一下子說出來。」

「老總，兩萬三賣給你。」

「去你的吧！……你自己也不值那兩萬三！」

戴梅陀扭過身子出了鋪子走了。

「老總！……老總！……兩萬！……」

「一萬五！多一個也不出……」

「兩萬！」

「一萬五！」

太陽蒸晒着。戴梅陀扭回頭走了五次，每次廿歐都把他的喊回來。最後戴梅陀出了一萬七把酒白帽

買到手裏了。

他把頭上的英雄頭盔起來，裝點光輝，把酒白帽戴到後腦上。

「你爲什麼這樣做？……我們不這樣做呢。往前談一談吧。」

「得了，這樣也不錯。再見吧，敬禮的。」

戴梅陀去買葡萄乾去了。

甘歐的視線在後邊送著他，心裡默想著。

花園和葡萄園到忙的時候了。甘歐一個人幹不過來，老婆們無力，孩子們太小，

正需用著一兩個有力的做活人。

可是，要是你雇兩個工人的話，即刻就是叫你上稅，工會和縣縣維埃也連二錢三三的給你弄得不快

活。這位老總是小壯有力的人。你瞧他的脊背！

戴梅陀彎下腰買葡萄乾胡桃，甘歐滿心滿意的望著他那個把衣服都撐得無褶的脊背。

請他到園子去做活，給他說果子熟的時候請他來吃果子。俄國的老總們都挨餓的，只是喝稀飯。

將來請他吃水果，他一定會來園裏做活的。

戴梅陀買了好吃的東西，付了錢，轉回頭來走著，手裡牽著裝著葡萄乾和胡桃的紙袋。

「喂，喂！……老總，」甘歐打著招呼。

「什麼？」

「請來一下……來敘一敘。」

「唔，有什麼鬼話可敘呢？」

「請來一下吧。我有花園，有葡萄。春天來了，葡萄枝得割一割呢，葡萄架得搭一搭呢……」

想到園裏做活嗎？……將來水果長熟了，請你來吃果子不要錢……櫻桃、橘子、梨、蘋果、葡萄也

可以帶些送朋友。」

戴梅陀想了一下。

「那麼……我，掌櫃的，我忙得很。你大概知道，我們當兵得事情多得很。餉、馬、還有什麼法，什麼關於資本家搗鬼等政治功課……」

什麼政治功課，什麼資本家搗鬼，甘肅都沒有明白，只平心靜氣的說：

「白天忙，——晚上閒呢。要不了多大工夫。來一兩點鐘就可幫不少的忙，再找一個朋友來。兩個人幹。水果好吃得很。」

嚴梅陀半閉着眼睛。

他回想起了奧利尙，回想起了故鄉的靜寂的河流，回想起了開得滿樹的櫻桃園和晚會上的噴嚏聲，想到此地，那整年在黑壤裡耕種的莊稼漢的心，就皺縮起來，很很的抖跳了一下。

他起了一種不可忍受的心情想去挖地，想用手抓那發着土氣的土壤，或是異鮮的黃土類也好，他想用那快利的鋤深深的去掘着那溫暖的壓着播種的土壤。

他笑了一聲，帶着幻想的神態說：

「好！……想一想要說！」

「明天給回信吧。」

「好吧！」

喝了茶，吃了饅頭胡桃以後，嚴梅陀躺到床上，幻想著新鮮的奧利尙，幻想著草原，幻想著田間

給馬倒草料的郭萬秋走到他跟前。

「嚴梅陀，你想什麼心思呢？」

嚴梅陀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子。

「我告訴你，老郭。剛才我在街上騎白馬的時候，那掌櫃的請我到他們家裏做活。在那裡……」

希同志坐在茶社二樓的露台上，側着細棍做鴿籠籠，那鴿籠是茶社的主人送給他的。他聽了戴梅陀和郭萬秋的请求以後，即時就允許了。

「弟兄們，不過出去別鬧事！好好守規矩，別得罪掌櫃的。你們自己知道——人民都不是自家人。他們有他們的風俗，我們應當尊重這些。入鄉隨俗，別照自己的來。給前線上下的命令看了嗎？」我們爲什麼得罪他呢？」戴梅陀答道：「連長同志，我們明白的。我們很想到地裡去做活。」
「好……去罷。果子熟的時候別忘了我。」

「謝謝你，連長同志！」

「告訴班長，就說我允許你們的，別叫他留戀你們。」

回到營房裡，郭萬秋望着微暗的天空，伸了一個懶腰說：

「到園子裡去真好得很！」

第二天中飯後，戴梅陀和郭萬秋到甘歐家裡去了。

主人在街上迎着，把他們引到客室裡，那鍋裏煮着波羅飯，放着好吃的東西。

「請坐下吧，老總……吃一點。」

「謝謝……剛偏過。」

「請坐，請坐。不許推辭——不然主人就要見怪的。」

喝過了營裡的公家湯以後，這肥美的波羅飯分外的好味而可口。

郭萬秋吃了三碗飯，飽飽的喝了一碗茶。

喝了茶以後，甘歐把他們引到園子裏，把雞給他們，並且教他們到樹周圍如何的掘土。

「現在挖坑，後來割樹枝，搭葡萄架。」